

其可適於中國。舉與否於不談，立可證於第二條，故引起俄派與蘇派，鬧成一場混戰，雖然可惜！「仇俄派」則更不虛話；他們的神經中樞，在前一世紀就已被俄國伯友給成了又衰弱，又昂貴，一觸即發，狀如頭。蘇俄是甚麼，他們不明白，國家資本主義是甚麼，他們不明白，國家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如何，他們更不明白。他們所明白的，就是俄國赤化，是國家資本主義，因而就不見其主義，就有政治的侵略的「可能」。

「不盡不富友它，而且富仇它，仇它比仇帝國的國家更利害些，因此它是紅式的赤色的帝國主義，并且一買收了我國民的良心，將他了我國民的靈魂」（最後兩句是一「學者」與笑者說的，見前十月八日）。——你看仇俄派的「前兩單」，怎麼低劣，到了甚麼地步！我們真恨不得任意變換「一杯麥飯」，去叩叩那「存心」，而諸葛亮借「伏」大槳」去祭祭渭水河的一冤！魂「呀！毛行到共產主義自身是甚麼，則十有九不答。符券謬誤百出，像抱朴說「俄國只有共產黨，有共產主義」（見前十月二十二日）就是。俄：國對中國為救亡及將來計，當取共產主義之法與否，則更非他們所顧，除勉己，對於「點」一篇「反共產的理由與主張」

（前十月二十八日晨正）勉誠可供我們一讀外，其餘都現作馬牛。——英之瑣瑣數言仇俄，俄以共產的論文，除一勉之外，都只有否定沒有肯定，只有批評沒有主張。其揚，只有外強中乾，豪屬與教訓。改有知識與誠意。——這是稍有學者良心的人，都容易看到的。尤可笑者魯張極感。他用「宗教團體」的「阿瑪那」的共產，來論全社會大規模的共產（見前十月十九日），牛頭不對馬嘴，姑且計外，他又把些什麼近識的英美著作，來曲解俄國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動機，唯其些的學實（見前十一月十二日）。在列舉他們那些大主義家，大舉功績，果會當依一個優伶要求報酬的原故，就實行新經濟政策麼？「學者」的喜劇，竟演成這好看了！

附記：張氏十一月十二日的論文內，起筆就引了一個美國的 John Spargo 的著作，但 Spargo 關於蘇俄的著作，差不多全都都是有僻見的。譬如：“Bolshevism, the enemy of political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The psychology of Bolshevism”; “The greatest failure in all history...”等等，都是死認蘇俄為世界的脅威者，從頭頂上就下以駁時。不僅他如此，眾凡英美學者對

蘇俄的討論差不多都是一樣。——蘇俄，我總在別的人話不說，即如馬克思主義大論，開頭這個人看時，他對於蘇俄的說話也非常武斷（他的「論蘇俄」，現在又由德意志雜誌在晨副刊上）——十一月四日。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四日他寄東京的新聞電報通信社，批評諸君會說曰：「！反之軍國主義調時，經濟上的惡境必必惡化，世界各國的，錯覺與革命必起。波爾希維亞，畢竟是這精神，他們於交際迫與苦痛之際，失了理智，不知不覺地化了奴隸與猶太人的那脾，屬於夢樣內。這烈火的精神，要於法以大革命時，哥德爾維伯斯波也附所幹的一時以恐怖政治，決不能持久」云云。——你看武斷得可觀，他的“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誠不愧為世界第一流學者之作；不過我們讀時，也得留神：他是一個毫無政府主義色彩的人，對於波爾希維，自然還不會多同情。我們研究蘇俄問題的人，最好能直接看俄文，不能則看譯文，則事他們的著作，差不多全都譯成「俄文」，並且編國學者的研究態度與學者良心，比英美人士高幾多倍。雖然社會民主黨的人，他個也都

洪

青年年 (十一月一日出版)
 秋意(國筆)
 漆一(國筆)
 木天
 雲風
 谷風田
 上海
 九平

景山書社開幕廣告

本社開設北京門內景山東街十七號，

國魂

十一月十日出版目錄如下：
 一、廣州真為虛市而赤化嗎？(一師)

學門週刊 三期 零售每份五分 半年二元二角 全年四元二角 外埠加郵費 本報零售每份五分 外埠加郵費 本報零售每份五分 外埠加郵費

請大家幫助。有說明書，請寄索三分索取，信寄北大歌謠研究會，語絲社，國語週刊社均可。

歌謠曲 編輯部 行處 1. 北京東花街四十二號北新報局 2. 北京大石作三十二號語絲社 出版經理部

愛與強俄的境話。

我這篇又草草的動機，本來是專想以張繼及勉已二人為對象的——前者因其是非錯亂，想舉幾個確實的證據給他看看，後者因其「主張一不做底，「反共產的理由」不充份，想和他作切實的討論。由今日十一月十六日在晨報上又發了張奚若「共產主義與中國」及宮無生「我反對蘇俄的一個最大理由」二文。前者尚未完結，在這第一天的登載裏，雖已發了許多錯處，但反以總以靜以待後。後者則本天登完了，其用意不外主張民治，反對強裁；其民治說不及文天倪的豐富，且甲寅十三年號，猶其反對又視共產黨編裁皇帝于軍閥的獨裁為物，本不值多駁。不過其說既出，因因內論汎於英美俄偽的民治主義中者尚大有人，迎頭駁亦不少。——以上我根據這三人的議論作，首「仇俄與反共產者」的動機。

一，張繼與張氏。

——蘇俄革命成功已經八年了，自今日自蘇事垂提，對於他的討論實應重新。蘇俄革命成功八年了，自今日自蘇事垂提，對於他的討論實應重新。蘇俄革命成功八年了，自今日自蘇事垂提，對於他的討論實應重新。

一是學說對於英美學者的淺薄的宣傳；不明蘇俄革命後幾年間的事實。第二就是不明「新經濟政策」的理論；像蘇俄那種未開化的國家，怎樣才能得到產業的發達。第三就是不明新經濟政策實施後蘇俄的實情；現在是否還是向下抑是向上。關於這第二點，我因此次歸國頗有多書，一切留日諸學者和觀察記及統計表，不暇舉出外，很引為遺憾，但至少布施辰治氏的文章及史翰在氏的統計（雖很簡略）——都登在十一月十二日的晨報上——希望張氏及讀者精讀。我在這兒，那末，就只談第一點第二點罷。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向後一年間，蘇俄經濟於極混亂的局面。世界最有名的大經濟學者與社會學家 Werner Sombart 在他的「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 (一九一九年版) 中，明其理由曰 (Bischolewisus) 一章內第二節第一節)：

波爾希維特們失敗，完全的，二千新秩序的確，是…… (譯者) 所謂新秩序，就是革命後…… (譯者) 詳看 Bortin Disproportion der Kommunismen 1918。 (譯者) 做過…… (譯者) 敘文，由我看過…… (譯者) 革命……

Die soziale Revolution) 雜誌社所出版的，沒有這個。(原料之不足，輸送之障害) (譯者) ——因為革命前參加歐西大戰的原故) 及其他許多原因都應該計算在內。這有那一種理由是可以孤立的。——俄以目前蘇俄產業之逼迫，來說明波爾希維特失敗是全然錯誤的見解。

至。該新秩序新組織的缺陷——行之半歲即已顯現出來的缺陷，則為

(1) 各營內勞動者而率(生產力與強) (譯者) 退步。其原因則為

(a) 指指之缺乏，(b) 訓練之缺乏。

(2) 不預先計算精算，就集權地分配起來。想生而適於需要，這是實行不可不備的。

(3) 共濟組織具有三部門，根本地失敗。(譯者)——S 這兒所說

在每一部門，第一，是指農業，因為…… (譯者) 對於農政，主張土地

法。集於其作法，強制徵收法。農村於其間並非混亂。第二，

是…… (譯者) 國家無現金應付，至於…… (譯者) 第一，當

…… (譯者) 致內…… (譯者) 易定

無生氣。——看他這一章全體的論述白明。

S氏這種說明，大致可謂是很公平很正確的。S氏德國人，主義上反對蘇聯的，然其經濟眼光的批評也不過如此。其他蘇聯許多綱領——如國家操縱外貿易權，內河航行權，鞍山鐵道國營權，大工業國營權等等，S並不反對，且認為戰後恢復的德國，亦有借鏡的必要云云。看來蘇聯革命後所行的經濟政策，除二三部門外，并不全是無謀的暴舉，可想而知了。這二三部門為後來改行新經濟政策的有力動機固不待說，但張氏對於這些點不多紹介，格外添加一些甚麼「工廠主人閉廠，工人罷工」等語。革命後蘇聯的工廠屬於國家，還有甚麼「工廠主人」？工人的生活保證於政府，農會對「主人」罷過甚麼工？不待說大戰後與內亂中，經濟困苦萬分，政府對許多工場停止作業許多工人因亦陷於失業，這確是事實。但失業和罷工全然兩樣，不可混同，同時政府用移民法——移都市工人於鄉村農間後，並沒有發生過大危險。且蘇聯以勞農立國，這兩階級自然是優待之列，S氏這會談其用人工提高工價為不當，況政府對於失業工人，又為之設特別委員會，並考慮其自身及家族的物質情形保證其必需品呢！(以上都見S同章第二節。)

除此不論外，張氏對於農民與飢荒一面，尤多臆斷或捏造。查波爾革命後農民的設施為集團耕作，耕田國有及強制徵收等三大項。其中強制徵收一項，一因是戰時，二因想急速恢復大工業，三因想根本地剷除富農與地主，乃暫時不得已的政策，並不是永久的政策。永久的，永久想實行的政策則為前二者。但這二者都不易成功，集團耕作，農民不慣，土地國有，農民不悅，且耕具種子都非常缺乏，於是鬧成春耕不成秋收不能的現象，這也是的確的(但張氏沒有指出)。除此以外，還有別的大原因，就是村莊間地主富農非常騷擾常即赤貧的農民四起爭鬪一事。Zeretelli一九一八年一月在國民議會演說時，就明說過：「不錯，土地的所有者，事實上確已變更了；但是，諸君，由田園帶來的情勢看起來，土地果已變為貧民之所有麼？革命所得的土地，事實上不是被農村的財主及富農所霸佔麼？如果農民的改良，就是這樣固定下去，我們偉大的俄國革命，可謂強者富者為王，適得其反了！」(略譯，亦見S書第二節。)

關係，於是弄成革命直後三四年間，年年有饑荒，有內亂。但這饑荒與內亂並不甚大，我們由事實可以曉得，第一，那幾年間，俄國並沒得和歐西各國通商通商始於二二年三月以後，總能自己支持下去，就可想饑餓不很饑。第二，內亂之性質並不是全農民暴抗政府，乃大多數的赤貧農民暴抗富農與財主，換句話，這是階級戰爭的延長(階級戰爭在都市解決較快農村解決較遲是必然的布施辰治說俄國今年這下令驅逐地主由此便可想見了)。——所以在蘇聯政府當時，還是如何設法使農民慣於集耕及產物國有等點，而不在這些不關大局的點；那幾點結果做不到時，於是才別開生面，許農民以產物私有等等。但那些事待後說。

要之自一八至二〇年間的飢荒與內亂，當如上所觀察去詮究其理由，不應如張氏死認政府以「武力強搶」農民以「武力抵抗」，於是至於「完全停止耕種」。便完全停止耕種四五年，外國又不能通商，蘇聯的國民不應死盡麼？中傷，杜撰，真太豈有道理了！

張氏還有一大錯誤，就是把二一至二二年的大饑荒視為上所述的三段論法的「結果」。政府怕，國民抗，於是完全停止耕種，於是造成二一至二二年間的饑荒——張氏說。但這個與事實也毫不符合，二二年三月止政府頒發

關稅特別會議專號(中)

(十一月八日出版)

目錄：關稅會議開幕後之關稅自主權問題

狂種

1 閃光 長虹作的短詩一百四十五首。已出版。實價五分。
2 狂種 不定期刊第一期 已付印。目錄如下
失意的英雄(散文) 欲
在死人之側(翻譯) 實

實

時事短評：關稅會議

直奉戰爭 子敬

本報每禮拜日出版本京零售每份銅元四枚外埠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總發行所北京法大馬路通報社。

的版

春之消息(散文) 丁大王(小說) 五天(雜記) 生的(小說) 通信處北京沙灘銀閣十三號王世長代售處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通信

價目：每份銅元四枚，代銷八折，訂閱：每季二分，每月寄足五十期，郵費代價，不折不扣。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

新經濟政策之年，饑民以前反抗過政府，但在這年那會反抗？那會不耕種，至於這年與前二年——二二年又饑荒？我們退一步抹殺事實承認張氏的「反抗」，「停止耕種」等字樣，但「完全」停止耕種還是毫無根據。Klopikow & Die Missernte des Jahres 1921 (Zahlen und Tatsachen) (「一九二一年的饑荒」)裡，畫有地圖，標有數字，全耕作面積三千七百萬「特押丁」之中，凶作地約為四成，全農民 億一千四百七十萬人之中，飢民約為三成三分；其餘，有餘谷的地方也有，收穫多於需要只缺少種子的地方也有，——並不是全圖全饑。而其理由則無數，如天時亢旱，交通機關之尚未恢復，種子與耕具之缺乏等都是。張氏既不問二〇年前饑荒的原因又不問二〇年後的原因，一味混扯，果是學者「研究態度」所應有的麼？

除此之外，還有他對於蘇俄承認報酬不平等係因於「一個唱戲的」的話。他說唱戲的叫做甚麼 Charlatan，無報酬則不唱戲，勞農政府於是棄其主義，給他以重報酬，因為想聽他的戲。——真是滑稽之尤！

查蘇俄之行新經濟政策，其最彰明較著者雖為二二年三月以後，但其發端則在革命後第二年——一八年。那年三月二十四日杜洛滋基「

勞動，訓練，及秩序，三者其庶乎救社會主義蘇維共和國」的演說(「Arbeit, Disziplin und Ordnung Werden die sozialistische Sowjet R. publik reden」同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寧「蘇聯國的諸緊急問題」的演說「Ueber die nächstliegenden Aufgaben der Sowjet-Macht」裡，就已明白表示過。上舉 S.R. 所指摘的(1)(2)兩條缺陷他們自己就已察覺過。以所杜洛滋基忠告黨員當自動地自制，不可怠業。且說凡黨員當以自由的活動使之創造。列寧則說 A) 為增進生產力及強度起見，各經營當受嚴格訓練；指導者當多報酬；工資當依製作多寡而定；當取用「特羅組織」(Taylor-System)……(B) 為完成全體的組織，調和生產與需要，及正當分配起見，當組織消費團體等等。並且這些提案立經大會通過，實施為法。是則報酬之生等級，純是為指導者專門技術優秀者一般而設，目的則在於生產力之增高而不是為一戲子及在於想聽戲了！張氏不學故置裁理麼？(未完)

可憐兒(續)

王 衡

在第二天的清晨，寒風吹得虎虎地吼，天氣陰沉密暗，隱約地似乎有一種肅殺的淒涼。他們這個村落，那前窗的窗櫺，一層一層插在霧霧之中，微露着半截在外。這村落附近的

小石山 很多很多，在往日總是像人，像牛，像馬，像佛，在那兒站着，走着，跑着，盤膝着似的。在這晨的陽光裡，那些亂石的表面所鋪着青苔，深綠色的變了如水銀般一片白色。那遠處的松林和杉木，也很隱微而渺小，都被白紙般包了似的。在細微而詳切的觀察之後，纔知道，一切都是白霧的籠罩和嚴霜的遮蓋，這是他們的村落風景。

「遠！遠！遠！當！」……軍號的聲音又起在那山寨裡了。他們本來不止聽了這一次，他們今天却害怕，因為一聲一聲由遠而近，似乎是走向這村落來的樣。

「啊！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果然！果然！一定是走向我們這村落來了！」
「找應法裏他去打招呼，」應魚的父於是很倉卒的走向應法家中去。

這個村落人不多，都驚疑地駭怕地走到村前來瞻望了。應魚的父親走入應法的家中。應法止有一個老母，沒有妻子，他那煙桿掉在地下，他知道不在家中了。於是問他母親道：「燕法到那兒去了？」

「他何時回家，有時不回家，昨天回了家，今早天未明又急急的走了，我可不知道！」
他於是急速走回！啊！那背槍桿的匪已

多記(詩)
七月四日(雜記)
自愛(小說)
夢(書畫)

委桂常
全平
費平譯
電風

商務大學出版部，北新書局，現代評論
各種圖書。如蒙惠顧，無任歡迎。如有
新舊書籍委託代售，請將目錄及價值先
行示知。此啓。

第四期
定價 全年大洋三角六分 外埠五角
二分
通信處：北京大學收發課轉
發行處：北京前門外十九號

不若位和！我要自愛了！」……人生只有「
死」一語，路，要「活」當然要努力前進，
「死」就「訂」訂就訂的死；而這一派灰東西，
活而又不能活，死又不死，只是抖淋淋討人憐
助，或在報紙雜誌上灑些冷灰換人憐同情熱淚
，其結果，個人不長進任其久，使世界成灰色
世界，使人阻礙進和進步與幸福，使國家增加
許多委弱廢物國民，使社會成若若干奮鬥力
，竟成多一個廢物的「袋」。有一派可名之曰
「冷灰派」，「冷灰」是用「冷」愛與「愛」
「不詞」，「愛」人老半是性慾熱狂，談迷了
，好像大馬路，放後，又試復以這點「冷」愛
「愛」的，「冷」話總，「冷」愛，而所「冷
一的愛，「冷」物質，「冷」的，「冷」的，斷片
的，外頭的，「冷」的，「冷」的，發的，發牢
的。這是一派「名之曰「金詩派」，自白話詩
提倡以來，中國的詩翁，馬上像雨般降臨凡間
，而且他們的詩翁非常非常聰明，乃至於「冷
通工夫能吟哦新詩以十口首：譬如強盜一團賊
毛了頭，見人影便是一首詩，見髮辮纏繞又
是一首詩，風吹衣襟又是一首詩，人行股
痛又，一首新詩，腰如牛膝又是一首新詩，頭
如草蓬，是一首詩，指，老翁又是一首新詩
，咳嗽一聲便是一首「情探」，不見回頭便是
一首「冷」！「冷」不問，臉兒來？」回過頭便是

一首「驚詫」，眼睛一梭便是一首「秋波」，
嘴一抿便是一首「微笑」，上前去擁抱便是一
首「擁抱」，叱罵幾句便是一首「嬌嗔」，短
棍下從便是一首「失戀」，捧脫逃去便是一首
「我心碎了」！乃至於
一個老人在前走，
只過去回禮講戀愛。
不理我，
我心碎了！
要想自殺，
又怕疼——
只好做一首金詩，
留給做個紀念。
——詩翁！詩翁！
詩翁中作詩的當然還是不少，但是幾人
是「作得一首好詩成，吃人盡手磅」的呀！」
(未完)

中國的前途

(八) 有 聯

是奇怪嗎？平素那麼多的轟轟烈烈的學生們，
都到那裏去了？禮拜日怎的便都躲起來？
在這樣苦悶而混亂中，我便到處問問以因
了。有的說：「禮拜日是休息日，大家都到家中
休息去了。有的說：在無事的時候，便說：許多人
到處玩去了。自然有些用功的，便說：許多人
一到禮拜日，不是坐在圖書館裏，便是到書店
找尋新的出版書去了。年這道很不一樣的回答
中，便使我格外奇異而懷疑，於是到處亂跑
起來。
我跑到學校的宿舍，我跑到掛學校招牌
的某某學舍，同專門住學生某某公廨。這才
使我恍然大悟，原來禮拜日在中國則成了不可
思議的罪惡日子。
「禮拜日是休息日，大家都到家中休息去
了。」這話看來好像有道理，但是在北京讀書
的，不一定全是北京人。那麼，外來的無家可休
息，這話便不能成立了。
「在無事的禮拜日，大半都到處玩去了。
這話要分開講，倘若在中國固有的一切娛樂
都包含在玩字內，那便無話可說。若以玩為也
如西人一樣，在公園等地方去散步之類；那麼
，這話也不能成立，因為禮拜日公園等地方，
是不見得有多少學生去的。
至於說到圖書館書店看書，則不敢說是

絕無，但也不過僅有而已。因為隨便便的中國人，常學得不下那樣的苦工的。

在此，我宜宣佈禮拜日中國學生的生活了。

——就是前之不可思議的罪惡日子。

禮拜日的後半，學生們大抵在宿舍內，因為既沒有多餘的課外時間，而出去玩耍

又不是時候，於是死猪般的躺在床上，消

耗那可寶貴的寧靜時間。十二點鐘了，飯開了

起床了，局。而學生也隨之而忙了。

因為有一老孫，學生們，在吃飯以前是

詞朋友們的約定。去向的。自然坐在房內

打牌和到遊藝園。山，勝，是各擇其所好的。

吃過飯了，定相學各走其路了。在宿舍或

為高不可攀的。眾人打打牌，便是弄弄

碎式的音樂。或或，小東人——一式的

碎式。而外，中靜得什麼聲音也沒有。開晚

飯時候到了，宿舍各處又熱鬧起來了。

高高烈烈的在樓們，在一處聽着今晚未來的

。吃，煮人的紙煙，喝着他胃的任何酒。

自然在這時學分或為高，便異常高興，因為客

飯添菜才是他們，買呢。

一幕，有容詞的劇過去了。這孩子的，

捧名角的，吊膀子，尋私門子的，便三三五

五相率首途。好，牌的，揮掃把子鬧場，好聽

大鼓的，便打着差在馬路上尋找。這時候

有的地方寂靜得如死海一樣，因為學生們都出

門執行工作去了。有的地方熱鬧得比戲場中

要熱鬧。因為打牌聲，唱鼓兒詞的聲，喝彩聲，等等聚集在一處。來造成這樣熱鬧的社會。這便是可愛而可敬的青年學生們的禮拜日的生活。

我心裡常常想，初出世便與學校為伍的青年學生們，到底在什麼地方染上了那樣的可怕的惡習？我總想這社會的環境影響以外，便是所謂學校教授了。

在男女問題這在現時的中國社會內，青年們對於配偶一事，都是時時苦悶着，既不能自由意志去選擇，而還得敷衍父母所強

為的婚姻，而同時自己的過分的性的要求又緊逼着。於是乎嫖妓吊膀便成了青年們的一致的行爲。在它方面又有經濟的恐慌，於是便設法聚賭以想意外之財。這是青年之所以墮落的一個最大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便是社會上對於青年的娛樂太不注意了。既沒有完備的公園和公共的設備開辦的圖書館，就連青年們可入的一個討論學術會都沒有，這樣沒有可入步的正路，自然娛樂心正旺的青年，便從邪道上走去了。這也是一個原因。但這些都是屬於社會環境的，我再說一說學校的教授罷。

教授們每月拿上幾百元的新水，叫些不相干的人物，去兼代自己的功課，自己白天裡坐在戲園去捧角，晚上跑到妓院去尋配偶，而學校的重要功課，却讓幾個狗屁不通的人們去包辦。自然學生們課堂既成不講研究學問的興趣

，同時又以某大教授的行爲作口實，而去捧角嫖妓，鑽狗洞去了。總之：學校是陶冶青年

的地方，而學校使青年們得不圖好處，於是這

處就自然要發現了。

在這樣的可怕的情形內，不知道旁人覺得怎樣，我以為無論怎樣粉飾，這總是可惡的。

可惡的軍閥和政客們，我們不必去管它，一字不識的可憐的民衆，我們不必去管它。但是，青年啊！未來的負擔，是放在我們肩上的呀！我們也能悠悠忽忽的游蕩下去嗎？

我們時常聽到「改造」，「解放」的聲音。到底「改造」誰？「解放」誰？誰「改造」誰？「解放」誰？我們也得去思索思索，改造軍閥，我們沒有比他更強的人。到底要改造誰？若說我們不是改造者而是被改造者，那麼，是軍閥？還是民衆？若說軍閥，則他們的地位愈多，我們就愈苦；若說民衆，則迷信奴習又佈滿了我們全身。試問到底誰該改造？

這比極簡單的想想，我知道我們的青年們無忘在腦後了。「所謂改造者，還不是大家喊聲。算了罷麼？誰去真實去幹？」這是我今年暑假在公園裏親耳聽來的。然而，說此話的，看來的確是學生。我們看看過去，看看現在，中國可有沒有人給社會上做事？我們的基礎，——青年學生，都是這個樣子，則「中國前途」不是也可想而知嗎？

弟林田

（本期兩張共十六板）
江紹原
陳垣
馮三味

再論邊主高師本

先

十一月十四日出版
拆台的先兆嗎？文，國務會議策
封河神石——法國政局不安的
開卷以來物價會談

北京代售處各大書房
唐有壬
勸業場

猛進

（十一月十三日）
時短評
（一）軍閥與民衆
（二）軍閥與民衆
（三）軍閥與民衆

軍閥與民衆無極！沈汝研

沈汝研

沈汝研

沈汝研